

三言两拍 >>>

长达8天的超级黄金周画上了句号。这个长假，看点颇多——旅游经济再创新高，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.05亿人次，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；国人海外消费日趋理性，出境游中动辄大手笔消费的“买买买”日益减少；部分景区人流达到峰值，开启“限流”模式……（10月9日新华网）

国庆黄金周不能只算经济账

文/汪昌莲

今年国庆黄金周，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.05亿人次，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。鲜亮的数据，令人振奋。然而，必须清醒地看到，黄金周在带来巨大旅游收入的同时，也推高了社会成本。如高速和景区拥堵成疾、人满为患，商品及服务价格“逢节必涨”，节日变成了“劫日”，等等，使公众节日获得感大打折扣。

自2000年国庆节正式启动黄金周制度以来，从十多年前的欢欣鼓舞，到如今多角度解读和审视，集中式休假的“硬伤”，带给国人的痛感越来越强烈。特别是，黄金周的拥堵，挪假的折腾，让人苦不堪言。鉴于此，自2008年开始，缩短了五一黄金周，只放3天假，放假安排更加合理。问题是，国庆黄金周，仍然造成交通拥堵，景区人满为患。如此语境下，有人建议取消国庆黄金周，显然是一种民意诉求。

不可否认，黄金周制度实行初期，曾给从未享受过长假的国人，带来了短暂的惊喜。集中式休假，也催生了井喷式消费热潮，拉动交通、餐饮、商业和旅游等产业快速发展。但短时间内，数以亿计的人员无序流动，使宾馆、餐饮、交通、治安等方面出现集中短缺现象。不仅火车票“一票难求”，高速、景区拥堵不堪，而且食宿、景点门票等不同程

度涨价，增加了百姓的休闲成本。如今，公众对黄金周怀着“爱恨交加”的复杂感情，在享受假日福利带来愉悦的同时，“黄金苦旅”也令人望而生畏，无疑降低了国人的休闲质量。

必须承认，现行的放假安排，仍然存在一定弊端，如集中式休假所引发的“恐堵症”，还未能从根本上消除。因此，尊重和实现公众意愿，改良休假制度，让公众享受更多个性化、多元化、人性化的休闲方式，显得尤为重要。依笔者之见，应严格执行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，我国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共11天，取消“十一”黄金周长假规定，改为放假3天；保留春节7天长假，仅允许春节“借调”双休日。

换言之，国庆黄金周，不能只算经济账，应对其合理性及综合效益进行全面考量。事实上，设置国庆黄金周，不如用好用活带薪休假。如试行弹性休假制度，有助于严格落实劳动法的有关规定，确保公民享有更多的休息空间。首先，应允许公民将法定节假日“零存整取”，自行安排休假时间。同时，督促用人单位、特别是企业，切实落实带薪休假制度，并实行“零存整取”的弹性政策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根本上分流和缓解集中式休假带来的资源和空间紧张，充分保障公民的休假自主权。

恢复五一黄金周是不坏的选择

文/舒圣祥

十一黄金周结束，今年所有法定假日已全过完，我们该干嘛干嘛，也不用再期待放假了，专心等着过年吧。心情有点落寞的人们，偏偏遇到多名学者在媒体上呼吁取消十一长假。与此相反，旅游社会学者刘思敏先生，呼吁恢复五一黄金周，赢得赞誉一片。

法定长假，说白了就是人造旅游节，它的重要特点就是强制性，适用于几乎所有就业人群。带薪休假需要劳动者去跟老板谈，批不批的权力在老板手里；法定长假是政府部门跟老板谈，老板不想放也得放。一个是市场语境，一个是法规语境。

带薪休假是强制不来也推广不来的，必须等到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才能水到渠成。相比之下，法定长假是当下保障人们休假权利的最有效方式，在带薪休假成为普遍现实之前，法定长假是最不坏的兜底性替代品。也就是说，等有一天带薪休假普遍了，黄金周当然可以取消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

集中休假会有很多的弊端，这毋庸置疑。但就算是有了普遍性的带薪休假，人们的休假选择依然会呈现集中的特点，比如春节，放不放假人们都得回家。哪些季节适合旅游，哪些季节适合休假，到时候没了黄金周，出行一样会相对集中，比如欧美人的

休假时间，几乎就差不多。五一黄金周、十一黄金周、春节黄金周，不是乱拍脑袋拍出来的，而是确实适合出门旅游，或者确实有团圆需求。

很多人说带薪休假是自由的，而黄金周是强迫的，其实黄金周你一样是自由的。放不放假是法规说了算，休不休假或者怎么休假，却是你说了算。自由总是相对的，黄金周所要保障的，是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休假权利，具体到每个人自己，完全可以不受黄金周约束。

有没有得休假，和怎样休假更好，是两个层面的话题。很多人拿后者来批判前者，其实是混淆了问题的实质。长假是有现实需求的，哪怕它有一万种不好，有也总比没有要好。不喜欢长假的人，可以个人“微调”，但不能因此呼吁剥夺他人拥有长假的权利。

旅游经济和休假权利，同样是两个层面的话题。无论怎样论证取消黄金周更有利于发展旅游经济（其间充斥谬误），也不能说，只有高消费能力人群的旅游体验重要，普罗大众的休假权利无关紧要。

基于此，非但不应该取消十一黄金周，而且大有必要恢复五一黄金周，或者增设夏季黄金周。因为，黄金周长假不是太多了，而是太少了。倘若出游人数的分子不变，黄金周供给的分母变小了，黄金周自然会更加拥挤。

教育评弹 >>>

“不敢让孩子长高”是教育的焦虑



文/郭元鹏

国庆假期，又正值刚开学不久，家长们凑在一起，难免会说起“你家娃坐第几排”的话题。在不少家长眼中，教室的前三排那可是黄金位置，而如果坐到了最后一排，那还真是纠结得不得了。一些家长感叹：都不敢让孩子长高了，长高了就不能坐前排了。

（10月9日《济南时报》）

“都不敢让孩子长高了。”这是很多家长的感叹。这样的感叹固然是荒唐的，孩子的个头能长多高，是家长无法左右的，也不可能左右。即使给家长一个“能让孩子不长高”的办法，估计也不会有家长愿意如此去做，谁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“玉树临风”？但是，我们应该从“不敢让孩子长高”里读懂家长的教育焦虑、成长焦虑，以及对教育公平的期待。

“不敢让孩子长高”其实并不是真的“不想让孩子长高”，家长也是十分矛盾的。从本意来说，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长得高高大大。可是，又担心孩子的个头高了，不能坐到“黄金座位”上，甚至只能坐到“最后一排”。于是，现实中，很多家长都在求爷爷告奶奶，想让自己家的孩子“往前排

坐”。因此也引发了“校园腐败”。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是每一个家长都有的想法，但贿赂校领导或老师的做法显然不能被宽容。毕竟一个班级的座位就是这样的，有前排就必须有后排，有后排也必然有前排，人为左右学生的座位，造成的是不公平。

那么“不敢让孩子长高”的焦虑该如何化解？这就要说到教育公平了。这种教育公平需要的不仅是一颗公平的心，还需要改变课堂管理模式、讲课模式。座位的前后确实是会导致教育效果不同的。坐在前排的孩子听的清楚，老师管理的也严格，自然效果也就好些。坐在后排的学生，老师就可能照顾不过来。这需要教师在讲课的时候，不能“只关注前排的学生”还要多“关心后排的学生”。

这还需要实现“小班化”。如今的班级越来越大，有的班级甚至会塞进去七十多名学生。如此拥挤的课堂，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我们必须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，打造“小班化”模式，一个班级最合理的学生布局应该在40名左右。请用教育公平化解“不敢让孩子长高”的焦虑。

社会观察 >>>

电影院“床厅”不过是暧昧营销

文/斯涵涵

电影院数量多了，竞争也前所未有的激烈。现在又冒出了新概念：这个国庆节，金逸影视中心IMAX店在浙江杭州开出了首家“床厅”。

（10月8日 新华网）

“敌无我有”是市场竞争的制胜法宝，电影院开设“床厅”看上去创意大胆，首开先河，其实噱头大过实质。

为了让“床厅”名副其实，也为了保障顾客的隐私，能容纳百人的放映厅里，加起来才摆了13张床，间距很大，且两个位子的票必须同时买，价格还比普通厅贵一倍，总价在140-150元。这样设置，不仅大大减少了普通座椅席位，也限制了观众目标群体。为了避免不雅行为，影院还要派出员工巡查。如此一来，观众和影院可能都觉得不太划算，试想，在网络发达的当下，躺在自家床上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用手机、电脑看电影，谁还愿意花大价钱在公共影院这般别扭地观影呢？久而久之，电影院“床厅”只怕难以为继。

电影院“床厅”本身就问题多多：有人怕床厅没隐私，如果是单人间还可以考虑一下，通铺就算了；也有人则担心躺着看电影会变形。还有人表示，看打打杀杀的的动作片，躺着看也不得劲……的确，据记

者体验，“床厅”银幕跟普通厅一样位于正前方，睡第一排还好，睡最后一排，银幕下方就会被栏杆遮挡住，躺着看必须要昂起头，十分不舒服。况且，目前影院不提供被子，但提供可替换的拖鞋、枕巾，但床单、床垫、枕巾等卫生问题也引发担忧。恐怕没有人认为去不知道什么人睡过的、也不知道旁边睡着什么人的黑漆漆影院躺着观影，是一番很舒适的享受。

更重要的是电影院“床厅”不符合相关法律和文明规范。床就是休息睡觉的私密之地，可以“随心所欲”，而电影院是讲求一定规章的公共场所，二者不可随意混搭。若想将影院开成小旅馆，则必须办理相关手续；若是观影，也需要遵循必要的文明规范；若想追求舒适度，一些影院陆续引进了类似飞机头等舱的真皮躺椅，大可满足观众的舒适要求，而不必以暧昧的“床厅”来做广告营销。近年来，我国在大力倡导观影文明，而电影院“床厅”似乎在背道而驰。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擦边球，注定不伦不类，市场效果非常尴尬。

无论从观众反应还是商业效应来看，电影院“床厅”的价格、卫生、安全和舒适度等都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和法律的核准。综上所述，电影院“床厅”终究是一场暧昧的噱头广告，还是不开为好。